

道

入市場

但最主要的工作應該是對股市做全面性的體檢。原本財金當局應藉此「良機」，去蕪存菁，讓居心不良、不務正業的公司被淘汰。無奈決策者選擇以軟硬兼施，要求金融機構及勞退基金成立股市穩定基金進場護盤來因應。其實，整個護盤基金的「金主」都身繫投資人或存款人的託付，負盈虧之責，豈有不問青紅皂白與市場逆向操作之理？

中國時報87年12月30日第15版

◎胡念祖

「全

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在近月水土災變不斷的壓力下匆促地籌備，終於在本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兩天召開。李總統於開幕式致辭中曾宣示性地提出四項政策觀點，包括國土利用政策必須與環境協調共生，國土開發利用應以水資源供應能力為上限，明確合理劃設限制發展區以確保水資源永續發展，整合水資源保育、利用與管理事權。此四項建議性的指示是近年來政府高層決策者中，首次最清楚的政策宣示。而大會研討所出現的一些結論，基本上亦符合當代國際思潮及國內有識之士長期的呼籲。但是，在這些還不錯的基礎

及七位學者之時，不願立委與學者保護海岸地區的共同發言心聲，反而結論性表示「台灣土地面積狹小，完全不開發利用海岸地區不太可能，但應如何在保育與環保的觀念下，從事海岸地區的開發利用，相輔相成，則是一個應該重視的問題」，令在場人士懷疑其是否已理解當前海岸國土沈淪的惡質景象。

第二個令人不敢樂觀之處在於國會立法效率及品質低落。欲求遏止甚或逆轉當前資源與環境惡質開發的情況，須在許多現有法律上加以修正，或通過更具國際視野、追得上國際思潮的新法律。但是，以我國國會立法效率之低落，立委本身見識不足以修正或統合行政部門所提出之法律草案，均使得美好的理念徒具抽象價值而已。

保衛國土、水資源 光靠口水？

官員思維僵化 立法效率低落 機關整合不易 令人對全國會議的成果不敢樂觀

上，我國的國土及水資源是否就真的可以永續發展，卻仍有令人不敢樂觀之處。

首先令人不敢樂觀之處在於政府高層決策者除了在口頭上倡言「永續發展」「工業發展與環境生態並重」之外，是否真的將這些理念「內化」為其決策的思維價值？譬如在口蹄疫事件中，高屏溪水質因其上游豬隻死亡而出現大幅改善的情況，達到環保署預計要花數百億元整治經費到公元二千多年才能實現的標準，李總統卻在中常會中指示為照顧豬農，應儘速復養並繼續出口日本。又譬如行政院蕭萬長院長於今年六月八日上午在行政院一樓會客室接見立法院永續會七位委員

基金崩盤連場，後臉就有人逢高出脫，幾個月下來股市非但沒有漲，反而愈盤愈低，成交量也如洩了氣的皮球，彈不起來。

以美國股市為例，一九八七年美國股市在「黑色星期五」暴跌之後，雷根政府成立的調查小組設計了一個「斷路機制」(Circuit Breaker)，結果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二點三十分，道瓊指數下跌超過三五〇點，紐約證券交易所首次依規定宣佈停止交易三十分鐘，

第三個令人不敢樂觀之處在於我國行政機關重組之困難難如登天，且在討論機關重組之際多由個人權位出發，而未能直視事務之本質。「重中央、輕地方」的惡習，更使得地方基層無執行力量與資源。譬如各縣市政府之法制人員不論人力或素質均嚴重不足，根本無力發動司法程序以嚴懲不法，徒然創造更多不法之生存空間與脅迫官府、破壞法令尊嚴之行徑。

前述三項「不樂觀」若不能獲得根本的解決，再多的全國會議亦只是製造更多的口水、廢紙、與失望而已。

(作者為中山大學水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海洋政策研究室召集人)

設置水利警察 取締非法

保衛國土、水資源 光靠口水？

官員思維僵化 立法效率低落 機關整合不易
令人對全國會議的成果不敢樂觀

胡念祖

「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在近月水土災變不斷的壓力下急促地籌備，終於在本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兩天召開。李總統於開幕式致辭中曾宣示性地提出四項政策觀點，包括國土利用政策必須與環境協調共生，國土開發利用應以水資源供應能力為上限，明確合理劃設限制發展區以確保水資源永續發展，整合水資源保育、利用與管理事權。此四項建議性的指示是近年來政府高層決策者中，首次最清楚的政策宣示。而大會研討所出現的一些結論，基本上亦符合當代國際思潮及國內有識之士長期的呼籲。但是，在這些還不錯的基礎上，我國的國土及水資源是否就真的可以永續發展，卻仍有令人不敢樂觀之處。

首先令人不敢樂觀之處在於政府高層決策者除了在口頭上倡言「永續發展」「工業發展與環境生態並重」之外，是否真的將這些理念「內化」為其決策的思維價值？譬如在口蹄疫事件中，高屏溪水質因其上游豬隻死亡而出現大幅改善的情況，達到環保署預計要花數百億元整治經費到公元二千多年才能實現的標準，李總統卻在中常會中指示為照顧豬農，應儘速復養並繼續出口日本。又譬如行政院蕭萬長院長於今年六月八日上午在行政院一樓會客室接見立法院永續會七位委員及七位學者之時，不顧立委與學者保護海岸地區的共同發言心聲，反而結論性表示「台灣土地面積狹小，完全不開發利用海岸地區不太可能，但應如何在保育與環保的觀念下，從事海岸地區的開發利用，相輔相成，則是一個應該重視的問題」，令在場人士懷疑其是否已理解當前海岸國土沈淪的惡質景象。

第二個令人不敢樂觀之處在於國會立法效率及品質低落。欲求遏止甚或逆轉當前資源與環境惡質開發的情況，須在許多現有法律上加

以修正，或通過更具國際視野、追得上國際思潮的新法律。但是，以我國國會立法效率之低落，立委本身見識不足以修正或統合行政部門所提出之法律草案，均使得美好的理念徒具抽象價值而已。

第三個令人不敢樂觀之處在於我國行政機關重組之困難難如登天，且在討論機關重組之際多由個人權位出發，而未能直視事務之本質。「重中央、輕地方」的惡習，更使得地方基層無執行的力量與資源。譬如各縣市政府之法制人員不論人力或資質均嚴重不足，根本無力發動司法程序以嚴懲不法，徒然創造更多不法之生存空間與脅迫官府、破壞法令尊嚴之行徑。

前述三項「不樂觀」若不能獲得根本的解決，再多的全國會議亦只是製造更多的口水、廢紙、與失望而已。

〈作者胡念祖為中山大學水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海洋政策研究室召集人〉

關鍵字：